

与鸟为邻

孙成凤

每天凌晨5点钟,鸟儿就会在院子里几棵大树上集合,叽喳啁啾,吵闹得连收听电台的早新闻都只能用耳机把耳朵塞得严严实实的。这些鸟在枝上跳上跳下,小巧的脑袋转来转去,不断地欢叫,仿佛讨论一件重大的事情,但终没有一次能达成共识。它们不知疲倦的争吵时常会引来一只或几只黑色或者灰色的大鸟,那不可一世的硕大身影从天而降,刚健且伸得笔直的翅膀如同两把利剑,直入树林,翅膀收拢的一刹那,强悍的双爪不偏不倚地抓住了林中最高的一段树枝,接着就是“哑”地或“呱”的一声高鸣。顿时,林子变得鸦雀无声,还给清晨片刻的安宁。大鸟终以无可匹敌的王者风范,统一了鸟儿各执一词的争论,结束了互不服气的攻讦。如果大鸟在枝上停留片刻,这些弱小的鸟儿就会化整为零地悄悄散去,翅膀扇得像疾飞的风车,突的一声就不知所终。一旦大鸟离去,这些鸟儿又会不知从什么地方聚拢而来,开始新一轮的争吵,往往是周而复始。

选中这块地结庐而居,图的当然是清静,与大自然的亲近。原先相邻有几户邻居,从门窗剥蚀的油漆和铁锈可以推知这些房子的久远。我乔迁来的时候,这些院落都没有落锁,可见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打算住长。他们搬走的原因,据说都是嫌这里太清静了,便又回到了闹市区。《红楼梦》一僧一道在评说大荒无稽崖那块凡心已炽的石头时说:“此亦静极思动,无中生有之数也。”看来,凡有思想与生命的物种,都离不开天定的劫数。但我不知这些离去的邻居们,开始是否也喜欢这里的清静而来的。

居住在这样一个无丝竹之乱耳的清静所在,省去了世俗的烦恼与喧嚣,过着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日子,但时间一长,就不免静得发慌。春天的时候,到苗圃买了十几棵梧桐树苗,栽到邻家空落落的院子里。妻子见了,有所不解。我笑而告曰:“没听说要栽梧桐树不愁凤凰来吗?人做的邻居迁徙了,鸟儿们会来作邻的。”梧桐确是速长树木,才三四个春秋,便有合抱粗了。初夏时节,梧桐树开出深蓝色的喇叭花,一簇一簇地,既热烈又豪放,散发出微甜的幽香。这时,蜂蝶穿梭花间,让人感觉生命的繁忙是与茁壮的季节相依的,心想:蜂蝶是为花而生,还是花儿为蜂蝶而开呢?生活的情趣便在不知不觉间如磨坊摇油,晃得满满当当了。从那时起,我就给自己的住所取名为梧桐苑。在林木葱茏的院子里,每天手捧线装书,一杯香茗做伴,便有了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的惬意。这莫不是我们所一直追求的境界吗?

我乐于鸟儿的争执不休,看它们互不服气地争执不休。其实,这是鸟儿的最大和谐。倘若鸟儿噤声,无异于自然的幽闭,万物只成死寂。人鸟相处的时间长了,就会上演出许多有趣的佳话。一次朋友来访,在院中石桌上摆了四碟小菜对饮,竟有两只鸟儿不邀自到,蹲在桌沿上陪客。客人欣然,每饮一杯,就先用指头蘸点酒送给鸟儿啜饮,然后再喂它们一点下酒的小菜。不料,人才半酣,鸟却醉了,两个小家伙摇摇晃晃,卟卟一声音竟醉倒在桌子底下。客人拊掌大笑,言:“孰道‘谁共我,醉明白’?还有鸟儿呢!哈哈。”

有天清晨,无意中从繁密的枝叶间发现鸟儿们在树头上做了许多的小窝,一团团的,像梧桐树结出的丰硕果实。看来,鸟儿们是想长久地在这里安营扎寨呢。我想,从此,此院无清静了。“乳鸦啼散玉屏空,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,落阶梧叶月明中。”尽管寒暑易节,但有了这些梧桐树,我还需什么“玉屏空”呢?

铁匠

陈书生

高温
把铜色的皮肤烤得流油
甩一把汗珠
像天女散花

动听的风箱
有声的火苗
只是过门

节奏不是行云流水
动作不是轻歌曼舞
似狂风暴雨
万马奔腾

这乡村的打击乐
引领和追随
恰到好处
天衣无缝
一切尽在不言中

趁热打铁
不打不成器
但品质却取决于淬火

人亦如此
没经过淬火
看似坚强
却很脆弱

欧阳

一位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渠道获知俺是个面条客,远远地就问起了去年的广东之行:那么多天也没有听闻你暴露面条嗜好啊,其实广东的面条很好吃的。

哦,广东的面条确实还是有地域特色的,好吃的说法当然可以有,但我认为那种认知是属于别人的,俺的牙齿还是比较衷情北方纯粹面粉制造出的“筋道”。说起这个事,我倒是想起一个面条故事。

前两年,在一次聚众活动中遇到一个广东的媒体掌门,一众人聊着天,不知道什么原因,话题就转到了面条的领域。说着说着,粤地掌门兴奋一起,便说要透露一绝技。声音传来,我的耳朵顿时失控,不由自主地移动了过去。

话说她早年采访蔡澜,不知不觉中时钟就指向了饭口,大师级吃货家欣然于宅邸煮面礼待。“稍等。”就在客人拌面预备入嘴的当口,主人家端出乳白色的凝固状宝贝,是先时炼制好的大油。挑出一小块加入其面碗中,告知曰:加点猪油面条的美味会倍增。

“这是不外传的秘籍。”她说。不知道这“秘籍”学说是出于掌门还是蔡先生。

听闻到此,莞尔一笑之余,俺很有些失望。这算哪门子秘籍啊?对蜀地人民来说,这种凡俗的生活常识,即使归类到雕虫小技,那也都排不上队——

抬头看见梦想的方向



打工的鸟

钟鄂鸣

迁徙的鸟,常被外面一些人和事感动
留下来。用一生来歌唱
异乡。风经过鸟的天空
倾听大海的涛声
在一些夜晚,灯光比谁都委屈
常躲在无人之处,向星星倾诉心事
那些寂寞如草芥,伏在城市每个角落
如一扇扇紧闭的窗口
落满一些阔叶
乡愁,收集一枚枚邮票
夹在那些落满灰尘的书上
偶尔翻出来
读一读几千里外的家乡
听一听那边的犬吠与鸟鸣

张渤宁

姐姐那年19岁,她买了一点礼物,由隔壁村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远房亲戚带着,离开家乡到省城打工做服装。她们租住在城乡接合部。那一带,居住着很多出来打工的农村兄弟姐妹。她干活的地方很远,有时有20多站路。他们经常换厂,只为总能有活干,或是工资多上个几十把块,而住的地方大约是没换过的,因为这里最便宜。

四年之后的1994年,因为读书,我也来到省城。那天,姐姐第一次带我到她住的地方。中途经过一个热闹而杂乱的菜场,许多卖菜卖米的大哥大嫂和姐姐打招呼,很随意熟识的样子。姐姐说,他们也是农村来打工的,就住在附近,是邻居。走了一段路,姐姐买了半斤热干面条,称了二两猪里脊肉,挑了一把嫩菜心。

在繁华街市背后的曲折深巷中,4个姐妹租住的小屋里,姐姐借来一块砧板,用一把水果刀很费力地切好肉,调好味,用一个电热杯做了一大碗鸡蛋肉丝面。也许是城里的面条味道特别,我一口气吃完了那么满满一大碗!忽然发现姐姐没动筷子,姐姐说:“我现在不饿,晚上厂里有工作餐的。你快都吃了!”我饱了,吃不下了,姐姐却把杯里的剩汤水、小半碗面条倒在小小碗里迅速扒进口。她说:“下个星期天再来,我们炖肉吃!”然后,送我去上学,她要

编者按

当焦急地等待快递上门取件的时候;当拿出手机点上一份外卖,看着屏幕上的外卖小哥正在快马加鞭赶往饭店的时候;当看着窗户上泥点斑斑急需要找一位保洁来擦洗玻璃的时候,身边总能出现快递员、外卖小哥、保洁员这些熟悉又陌生的人忙碌的身影。

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地工作,谁会总把梦想挂在嘴边。可是他们之中也有人会问:一个人在外要漂泊多久,才能够看见梦想抬起头?大概每一个努力工作、认真生活的人,都会在心中存着一份梦想吧。本期,选登两篇有关打工者的作品,看看他们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他们。

在异乡流泪的姐姐

上夜班,正好同路。

以后,姐姐总会在某个傍晚来到学校,有时来给我生活费,有时拎着一大袋平常很少吃到的水果。那年冬天好冷,脚上起了好几处红点,姐姐忽然又来了,带给我一双皮靴叫我试试,里层的毛厚厚的,软软的,真暖和!同学羡慕地问:“你姐姐在市里哪个单位上班呀?你有一个好姐姐啊!”我如实而不无骄傲地说:“不是的,我姐姐是打工的。”

周末的晚上,我有时会像个想家的孩子,想去找姐姐。走过街灯明亮霓虹闪烁的街面,面前一下子昏暗下来,小巷七拐八弯,常常又绕回原处,只得惆怅地离开,回校。想着姐姐每夜下工走回家的路上担惊受怕,眼睛就湿润了。虽然没找到姐姐,心中却满是怀想的温暖。也有找到的时候,姐姐刚回来,和几个姐姐正说笑,她们都显得疲乏渴睡。看见我,她的眼光一下子变亮了,似乎还流下泪来,赶紧拉我进屋,又马上带我出门去很远的夜市买东西吃。读书时的胃口总是很好,我大口大口狼吞虎咽着,而姐姐几乎没吃什么,每次都说到厂里刚吃过的。

厂里真的有免费的夜餐吗?有一次分明听见姐姐和别人说起隔壁的两个女孩,她们所在的厂里冬季活儿旺,每天加班到深夜十二点,饿极了,几乎都走不动了,路过那么多烧烤店也不买点什么,回来下一碗白水面充饥。姐姐丝毫没有嘲笑她们的意思,若有所思地说,她们过完年就不再出来赚钱了,她们

要结婚了。那天,望着姐姐小屋里挤在一起的几张床,什么用具都缺,我不禁为打工者的艰难生活而感伤流泪。

可姐姐一点都不觉得苦。她人缘好,周围的人包括本地的房东都喜欢她,热情地喊她“英伢”。有一天太晚了,姐姐不放心我回校,喊上几个姐妹,带我在月夜下走魔宫一样转了好几条巷子,就像小时候在村里串门走户般轻松;找到几个同厂的男老乡,那些人故意不答应,却立马从简单粗糙的衣柜翻出一条洗衣粉味道浓烈的被子,笑呵呵地铺下了。我便在那挤了一晚。

1996年春节后,姐姐要出嫁了。那天,我特地去帮她搬东西回家。她打了六年工,所有的生活用品是四个沉重破旧的大塑料袋。我们一人提两个,到车站等回乡的客车。姐姐的婚礼在两天后,清晨,她刚刚做好新嫁娘的盘发,穿着一件红色新买的风衣,显得那样健康美丽!上了车,我们一下子被挤散在稠密的人群中,正慌忙找姐姐,忽然发现她笔直地站在车窗边,两个袋子就丢在脚下。

她一动不动地望着后方,车开动了,晨曦中,两旁的街市逐渐热闹起来,空气中飘浮着城市特有的繁华与落寞交织的悲哀气息。我看她,她脸上洒下了一掬晶莹的泪珠,为这深爱的、曾属于她的一角城市吗?

直到今天,那一幕悲情与温柔交织的诗意图景仍然深深印在我心灵的柔软处。

阅读

她们的光亮

潘殊苗

中国的女作家中,对我影响最深的有四位,若按时间序列,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当属第一。隔着800多年时光,被誉为婉约词派“一代词宗”的她,如蒙着神秘的轻纱,以其典雅清丽、意趣脱俗的词句流芳后世。“误入藕花深处”的淘气,“却道海棠依旧”的闲适,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哀愁,“生当作人杰”的豪迈,“欲语泪先流”的哀怨……勾勒出这位才女的人生轨迹。我也试着似易安居士那般留意起春花秋月,舞弄着阳春白雪,无奈现世安稳,我写出的诗词怎么看都显得无病呻吟,造作矫情。之后开博客,我不由自主地循着“如梦令”“声声慢”“醉花阴”等词牌,将文章一一分类,才知自己中毒已深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迷上张爱玲。至今,她的小说仍在牵绊我的阅读情结。她的作品犹如“沉香”,久了让人上瘾。女作家在刻薄、冷漠、残忍、苍凉的人情世故里奏出悲怨的尘世之调,吹出一股西风凛冽的凄绝;有阿小的悲,曼桢的伤、小艾的怨,有华美的袍、沉重的锁以及轻灵的痛……经她一支妙笔,世态人情被描摹得或简练通透,或幽默犀利;“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,又这样的虚弱,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!”眼睛是亮晶晶沉重的流质,一面说着话,老是溜着,有点管不住。”一种失败的预感,像丝袜上一道裂痕,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地往上爬。”她只是悲悯地写下精致的颓废,写下每一个有故事的芸芸众生,朝向广袤深邃的所在,将一炉沉香屑燃尽,化作生命华美的寂寞。

爱一个人需要光阴慢慢积淀,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我,琼瑶这个名字不能不提。不仅因为她的小说打开了我青涩懵懂的少女之心,而且那些由文字映射到荧幕光影的浪漫故事,伴随青春划过的流星,留下一道道抹不去的印痕。一本书竟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,我常常是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一页页浏览,甚至一遍遍跟随情节而喘息、而雀跃、而哭泣。想来我性格中多情、迷幻与敏感的部分,起码有三成是浸润在琼瑶的故事里而养成的吧。

剧中的男男女女在红尘的云烟里缠绵跳跃,于离奇交织的背景里诉说着世间的爱与恨、悲与欢、分与合,令人沉醉。

我喜欢的第四位女作家则较为清醒理智得多,她便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。李银河是位有争议的孤独的学者,她的文字直白洗练,大气包容,一般不超过千字,但内容的情怀、意境和穿透力可谓深远。她的“千字文”大多涉及社会、艺术、追求、人性、心灵、欲望,使人在现实中,寻求自由、自立、自强。我在现实当中遇到挫折和困惑的时候去“拜访”李银河,在读她的过程中理解我原本不理解的世界,原谅我原本难以释怀的人事,保留内心深处未被唤醒的懂得、接纳,进而获得心情的愉悦。还有什么比一个人能懂自己更重要的事呢?

4个女作家伴我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,其实,带给我阅读影响的远不止她们。三毛、萧红、林徽因、冰心,包括现在的铁凝、迟子建、龙应台、严歌苓、简媜,以及80后作家安宁,限于笔墨,我不能将她们一一记述。

文学是一种光亮,当它无意间在身边燃起,我们就会被她照亮,不论时间长短,哪怕一刻,也让人记得。

食不厌精

门子学问甭管识字与否,川中老幼妇孺无不知晓。遥想计划供应的年月,保守而言,可以说蜀中每一家都存有炼制好的猪油,或用于在菜汤中点几个油花,或是我认为的、最主要的是吃面之用。直到后来经济发达,人人各自油水满肚,各家各户才不再精心于此等营生,少年们对此反而有些陌生了。

不过,论及面条的调味,成都坝子上的人依旧恶习难改,或有过之而无不及——单就熟油辣椒一昧来说吧,俺就领受了近乎神论的辣椒油经验。

大约十来年前吧,一名就职于重庆大学的兄弟劝诫说:既然那么爱吃面,熟油辣椒必须要有讲究才是。

不就是“油泼辣子”嘛,有什么好讲究的,辣椒捣碎(粗细个人爱好),合适温度的热油一浇,及时有序调匀,不是吗?

还真不是!其人教诲如下:

首先得是菜籽油,花生、葵花籽、大豆油,甚至是各种调和油都不成,会损害辣椒的香味。其次,辣椒必须是石白或者是现如今那种类石白的铁制品捣碎,带刀的电动打碎机高速转动时温度会很高,这将导致辣椒本味发生改变,因之,制作的熟油辣椒之香味会有极大损失。

以上都好办,最重要的是辣椒配比。复杂的就不介绍了,最简单的,朝天椒、二荆条,还有海椒——就是四川特有的那种粗短、形似小灯笼(小番茄)的辣椒,这三种是最基本的材料。当然,您还可以做得更复杂,再加上小米辣、线椒什么的。然后根据材料

辣度的不同,按适当的比例混合,这样才能加工出既有辣味又不失椒香的熟油辣椒。

那么,什么样的配比合适呢?

这取决于所选各种辣椒的味道,属于经验之道,熟能生巧。拿二荆条来说,同一块地里的最优,别的种类也是,辣度近于一致。选好料,再小范围实验,混合辣椒味道合适之后,再做制成品的加工。

市场上买不成?还要到地里去?你就这吹吧。

别抬杠,市场上一个口袋里的未必是一块地上的,你也知道好的,做凉拌菜也不需要这一味吗?

这个我倒是知道,以前后厨见识过。可为了这一碗面条这么麻烦,真没这个必要。

也不是啊,一次性做好吃一年,麻烦吗?再者说了,不只是面,做凉拌菜也不需要这一味吗?

在北方待久了,我觉得重庆大学的兄弟所言有点不真,再有现如今不吃辣椒之味,我也不会觉得缺少什么,尽管京城食店里的所谓辣椒油可有可无,何况,就算我想做,也不大可能专程跑四川乡村的地里去选辣椒吧?而且,照专家的指导,您能保证干辣椒出川到北京沾上北方的湿气后不变味吗?

本来我就是开玩笑,不想在上面搞得那么复杂,俺吃嘛嘛香,不需要养成“恶习”。

末了人家有点不爽,说我一看就一不热爱生活的糙人。

“食不厌精”你不知道吗?你也是读过书的人。

食不厌精我自然是知道,可我以为那说的不完全是舌尖的事,不是还有精神食粮一说吗?

